

BRIGANT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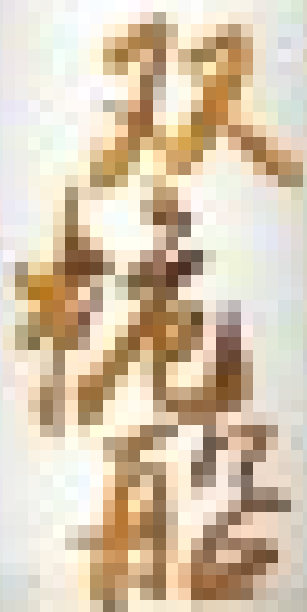


双桅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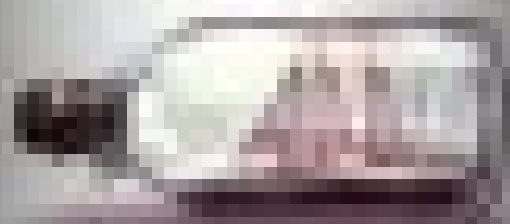
谢凌洁 著



BRIGHTLINE



100% NATURAL



双桅船

谢凌洁 著

BRIGANTIN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桅船 / 谢凌洁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360-8428-5

I. ①双…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8291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加联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刘 萌

书 名	双桅船 SHUANG WEI CH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3 1插页
字 数	430,000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瀚世浮生，决不迷航。



目录

1	序幕		
7	卷一 缺页之书	C ₁ ^① 《上十字架·犹太老姬和她的猫咪》	23
28	卷二 同伴与故知	C ₂ 《上十字架·归来》	41
49	卷三 古船·老窖	C ₃ 《上十字架·双桅船》	62
74	卷四 都铎的围脖	C ₄ 《上十字架·丢失的小黄星》	91
101	卷五 黑白胶片	C ₅ 《上十字架·黑白胶片》	116
123	卷六 烟黄卷	C ₆ 《上十字架·经卷》	160
169	卷七 重返牛津	C ₇ 《上十字架·故人》	183
190	卷八 天鹅之死	C ₈ 《上十字架·和平鸽》	211
224	卷九 戏剧《蓝鲸之歌》	C ₉ 《上十字架·赛之殇》	255
264	卷十 搁浅之船	C ₁₀ 《上十字架·告密者和死亡档案》	271
279	卷十一 坟场	C ₁₁ 《上十字架·晶石之光》	286
297	卷十二 回声	C ₁₂ 《上十字架·圆舞曲》	308
317	卷十三 藏书, 书藏	C ₁₃ 《上十字架·水汪洋》	332
337	尾声		
341	后记		

注①: C为埃萨别名Clymene(克吕莫涅)的头个字母,也是十字架Croix(法语)的头个字母。埃萨之名,出自希腊神族成员、海洋女神埃萨,别名Clymene,代表名誉、耻辱之意。此后,文中埃萨的日记《上十字架》在章节上以大写字母C以及阿拉伯数字排序为C₁……C₁₃等。此外,《上十字架》为比利时安特卫普文艺复兴著名油画大师鲁本斯的宗教系列作品之一,和他的《下十字架》以及耶稣受难系列存于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埃萨以此作为日记之名,有忏悔赎罪之意。

序 幕

蓝洋，倒扣之穹，好一个水之迷宫！

浮游于水的幽深，她心怀迷惶。洋流中，迷雾如纱，红珊似火。那匍匐之灵物，无椎，无骨，鳞片闪闪，如拉拔开来的环纹之索，又似悬空的螺旋。那脊线之索物，时而立起长颈，信子横空刺出，时而抖擞花蕊，一派凛然。心中阵阵战栗，她踏浪缓行。土著说，这潟湖蛇多成灾，常在黄昏或夜晚群聚浮荡、绞索旋团，水声沸腾如同天籁，场面惊人而壮观，久久不散。东洋人听而不语，一脸武士的悲壮，西方人则眉弓上翘，以示对东方传说的警惕。他们不愿把这些神秘的生物看作受了神驱逐的撒旦或所罗门诅咒封印的神魔，不过，幽蓝的洋面也不见得能结出罂粟花来。

苏语不止一次在太平洋下潜了，但楚克这处令人惊悚的海床公墓，还是头一次。眼下，斜立海床的船骸，并非在珍珠港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也不是葬身北大西洋深海平原的泰坦尼克号，更不是她沉眠于希腊海的姐妹船不列颠号。

都不是。

这是日本国葬身南太平洋的战舰，一座曾浮游大洋的巍峨建筑，先前的奢华威武荡然无存，代之以赤锈尘垢的死寂腐朽。据说，不久前那个叫罗伯·巴拉德的人偕探险队在北大西洋海床看到的泰坦尼克号，就以类似的模样存在。其实，葬海的船骸，不管来自古远的丝绸之路或战争风暴，样子都不相上下。只不过，眼下这处战地公墓，因沉船密集而显得狼藉了些。这些被牡蛎、珊瑚和微生物遮蔽的沉舰，在这个叫楚克的环礁有半百之多，几十年来，它们以各种姿势哑然于深海平原，没了原有的几何形状，宛如废墟、古刹，又似匿迹于土层的棺槨，浮游其间，好不阴森可怖。啊，那曾经壮烈的刹那，该是怎样惊天动地！

蓝洋如迷宫，令人晕眩。浪涛上透过三棱镜般射入水层的光，在水母浮荡的蕾丝上格外耀眼，丛林轮廓依然，远处的岩礁峡谷，朦胧一片，令人疑惑这是浮

游于大洋，还是彳亍于陆地的黄昏旷野、徜徉在雾幔四笼的水村山郭？其时，洛夫正水蛙般浮游身旁，苏语吸一口氧，重回舒展，莫名又念起大西洋来。几年前和威廉、洛夫在北欧的热带雨林，真是如临仙宫，一切那样令人迷醉：苍劲的古树婆娑如伞；珊瑚丛如钻石遍布，璀璨斑斓；鱼群落叶般纷扬；水母群游，千般轻盈万般婀娜，蘑菇圆帽之下，纷扬蕾丝花边，拖曳银耳之花瓣皱褶及线苇流苏，它们在如镜的蓝洋飞翔，水幕中，或蓝或紫，或橘或橙，如火焰，更似光中滑行的彩罗帐，晶莹着幽光，偶栖丛林藤蔓，好不绚丽壮观！

如果我是一条鱼，多好！

这句话，不少人说过，苏语也说过。米歇尔倒不喜做鱼，她愿做一个水母，须发飘逸的狮鬃或热烈的火焰。但其实，她更爱海床上肆意绽放的巨蚌或海葵，那和共生藻相濡以沫的生物，借着光合作用，它们能长寿百年。最美的艺术并非来自人类，而源自自然。米歇尔说。苏语明白她这里指的艺术是自然中的艺术形态，如水母或海葵等生物形状的自然天成。此时，水母们正在红海的珊瑚岩礁上空漂浮，一如跳伞者浮仰蓝天俯览大地；海床上，管柱海葵踏着音乐的节奏旋律前行，偶尔喷出一线水柱，“噗”的一声，脆亮耳畔；斑斓的地幔，巨蚌绽放如花，如此华丽，如此绚烂：紫蓝斑纹规律分布的两瓣花蕾俨然两索对卧之蛇，蒂状的道口于敞开的核心处高昂地勃起凸立，显示母体的强劲。这镶嵌于海床的庞然之物、大地之母，传说是海中杀手食人蚌，非也，她并不具侵略性，若她长时喷水，必是受了侵扰，出于自卫，她会在喷水，尔后闭合。

这次太平洋之行，米歇尔因前往牛津而没同行，如果她在，或许对威廉的匿迹另有判断。

从低纬度的洋域往北，过了赤道，偏西，是夏威夷，珍珠港在一朵蘑菇烟中焚化的灰烬，就沉寂在那湾碧蓝里。可见，人世间再惨烈的灾难，在浩渺的大海前也算不了什么的，烽火硝烟、滚滚雷霆，朝沧浪大水中轻轻一跃，便落入千年亘古，哪怕掀天海啸，也不过把绸缎般光滑的洋面轻轻掀开一丝缝隙，终究抖不出历史的尘埃来。沉入环礁的山系，峰峦叠起、流水温柔间更见其诡异巍峨，多彩的鱼群使得枯寂腐朽也焕发生趣。幽暗中，额上光束直射船壁，礁岩般的峭壁随即亮起斑斓一片，那是苔藻、海葵及红珊织就的纷繁，光圈中的切面，仿佛油画的某些局部，盎然着原生态的毛茸茸之感，更有层林尽染的璀璨，格外纷繁，格外惊艳。

日本人说，楚克是日帝国抵还血债讨回的一个记忆，是美帝国以牙还牙还给他们的另一个“珍珠港”。

是的，没错！早在1944年的春天来临之前，世人已公认这个事实。之后，地球东西两极便有了两个“珍珠港”，它们沉默于赤道南北，相望于太平洋东西两侧。据说，多年前楚克港的巨轮，一如火奴鲁鲁岛上的亚利桑那号，同样在太平洋上尽情地烧了三天三夜，有硝烟的惨烈，更有火山的壮观。如今，所有环礁里这些沉睡的船骸，已然成为珊瑚贝类寄生的乐园，鱼们从此有了游乐的层层宫殿，以及从一座宫殿到另座宫殿的愉快旅途。

苏语不曾问起威廉是否去过珍珠港，他倒说过火奴鲁鲁植被贫瘠，珊瑚憔悴，水族稀少，和这里的纷繁自然难以并论了。这里的珊瑚自成王国，它们可谓千姿百态，树非树，花非花，仿若荷花朵儿，又似雪凝松枝、血沫溅丛林。那柱形的薄膜细管，团成簇簇花冠，它们吸盘密布，在幽光下现着魔幻之色，稍有触碰或飞鱼掠过，它们便害臊般往里藏缩，冠丛也萎谢般隐匿子里去了。人类用含羞草来比喻它们的温柔敏感，以血沫和雪绒花来形容它们的壮烈妖娆，极其贴切。产卵期的丛林大喷发，雪花纷扬的盛况更是如梦如幻。浮游汪洋的自由，常常令人浮想，一如威廉，看到静卧海床的鲨鱼，会想起飞机。他戏言“飞机是天上的鲨鱼，鲨鱼是海里的飞机”。他甚至认为飞机和潜艇的创造，不排除从鲨鱼的形体上获得灵感。

马可说，昨天和威廉才上了舰船的廊道，威廉似乎就想设法甩掉他了。他是头一次和威廉结伴，下了水，他疑惑威廉没按自己画下的地图走，而是迫切地滑向岩礁。或者他是想在沟壑或裂谷中甩掉我。马可说。威廉把他带向尘索藤蔓般的船骸废墟，出了廊道向船舱时，马可被一截断裂的飞机阻挡，正恍惚，人不见了。

此刻，马可圈起拇指和食指，在三指之侧团成圆，随即，洛夫打起同样的手势。于是转向，潜往船骸，鱼群旋风般掠过，水母晶莹容如果冻。老远见船尾的螺旋桨，锈迹斑驳积尘似毯，叶状的桨片看起来过于肥硕，缺了钢铁的质地，瓣状的桨叶仿若开到盛处戛然而止的花朵。为确认沉船的名号，他们沿沉船立面鱼游而上，在裸露的字母“M”处，将厚如绒毯的浮尘拨开，即见由四个拉丁字母组成的单词显露：MARU。这艘沿用日本传统以“丸”命名的军舰，斜插汪洋，远看如固化的巨型老苔，近看似岩礁，密匝匝黑黝黝的牡蛎，仿如遍布朽木的木

耳。幽暗中，船骸如峭壁，经年的尘埋水锈，使得建筑形容枯槁，不过，比起陆地残垣断壁的荒凉，还是多了几分神秘，乃至丰沛。

洛夫伸过手来，将她手扣上，马可随了一旁，一起前行。

他们从船的侧门进入，经散步道前往侧卧的舱室。建筑极其巍峨，楼层密集，舱室无数，处处如废墟般荒芜。鱼群时而洄游似洪，时而似秋叶纷扬。他们找到那扇被牡蛎和珊瑚几近覆盖的侧门，顺着水流的冲击进了狭长的散步道。楼层之间的隔层已被炸掉，舱室之间的隔墙没了，落成一个巨大的虚空，那婆婆着藻草珊瑚的断墙残垣，一如露台上陈年的葡萄架，沧桑中又见峥嵘。身环蓝纹的蛇妖，就蜷缩于“葡萄架”上。近乎看不到尽头的狭长廊道，阴森幽暗，侧向半空的舷壁，排列整齐的小窗，似暮年者空掉的牙洞，又像骷髅头上虚空的眼洞，从水面漏泄丝缕幽光，反而加强了幽暗中的阴森可怖。这顶上四壁晃荡着浮尘索条的荒芜让人顿生森冷之感，墙面上那一溜几近被寄生物覆盖的小窗，微光在幽暗里的投射，照见藻藓羁绊浮尘挂索。看得出当初舰船陷落撞礁瞬间的地动山摇，如今，那些倾倒的杂物几乎全聚到廊道底部一端，酒瓶、头盔、炸弹、座椅，狼藉一片。传说这些置身浮泥的炸弹，至今仍然被当地渔民拿去炸鱼，丰收频频。

在激流如洪的舱口，马可以手语示意，他和威廉就在这里走失。关于他和威廉散失的地方，他说过多处，都莫衷一是。苏语想，他是否也陷入了幻觉，一如此刻几近晕厥的她。关于威廉的失踪，大伙有过辩论，有人认为他潜得深远而出了意外，有人认为他在深处舱室迷失以致无法从原路返回。苏语正想着威廉梭子鱼一样的身体会不会突然浮于废墟角落，霎时，腕表发出警示，氧气所剩不多，须马上上潜。于是，红色浮标跃出洋面，如盛夏绽放湖泊的浮莲。

直到绛红的晚霞浸染天海，轻浪在暮色里现着虚弱，大伙不得不接受事实：威廉的失踪成为事实。岸上聚了闻讯前来的岛民，烈日里裸露着身体的少年们，睁着懵懂的眼睛，盯着水面陆续冒起的太空人一般的头颅。

回酒店的路上，他们陷入虚空，安德烈^①说，他不知如何把这不好的消息告知远在欧洲的埃萨。苏语说，她明白事情的艰涩棘手。埃萨怎么可能愿意接受这个意外的事实呢？往前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外人可是把她和威廉视为海里的一对游鱼、两只飞鸟。曾经，他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

注①：昵称为洛夫。

比利时《标准报》（1996年5月27日）

探险家威廉·莫尔爵士

于太平洋海底战争墓场意外身亡

《标准报》独家报道 我们并不陌生的探险家威廉·莫尔爵士，近日在太平洋赤道附近的楚克珊瑚礁海潜时意外身亡。据说，蓝鲸俱乐部组织的这次海洋探索之旅，被看作一次环绕赤道的水底跋涉，下潜频率密集程度前所未有，不仅游览海底名胜，还将探索前人不曾涉猎之地，为留下宝贵的资料影像，还配备了摄影、翻译，威廉负责选址和后期制片。按计划，下潜始于菲律宾的长滩、宿务，尔后，转印尼科莫多、布纳肯，波利尼西亚的大溪地，楚克为返欧前的压轴戏。然而，那天直航亚洲的航班才降落马尼拉，大伙却一致要求取消菲律宾的下潜计划，并急切办理转乘努纳皮丘克的航班前往楚克。半个多世纪来，多少蛙人为能到太平洋海底的二战公墓岩礁潜游而激动无比。然而，连续多日在阴森的水下墓地穿行，不少人已有惊悚之色，正盼着到科莫多去看蓝鲸，不想威廉掉队了。人是当地接警人员找到的，警局给俱乐部成员来电，说在岸边水草处发现一老年潜水员，体形修长，有马克思一样的头发和胡子——果然就是威廉。据说，老人家样子安宁，手里还紧捂着—块怀表，表盖和团起的链子海苔斑驳。

半个多世纪前的太平洋之战，威廉是凯旋的英雄。他驾驶的F6F“泼妇”战机击落日本法西斯飞机多架，歼敌无数。不久，他又空降奥马哈海滩，会合盟军征战诺曼底，其间历险种种，险些丧命。退役后，他辞别美洲前来旧大陆，在欧洲生活半个多世纪。出生在美国的威廉，和众多的北美—样，祖先是英国人。提起莫尔爵士家族，得从“五月花号”之前的几个世纪说起。翻开英—些重大事件，不仅可从牛津大学的建校史见其成员身影，尤其在坎特伯雷教堂的重建中更见该家族的虔诚慷慨。坊间流传，该家族中的几代人都参与了该教堂的重建，他们不仅擅长哥特式建筑中那些向上飞拔腾升的扶壁和密集如丛林的肋骨结构，更对穹顶及彩绘花窗情有独钟——如今从那些气势不凡的塔楼和高大狭长的中厅依然可见前人非凡的技艺，然而，说到为教宗献唱的诗班及低音主唱，不少人还记得一个叫威廉·莫尔爵士的——今天威廉的同名是有意于铭记他的这位前辈吗，该家族和坎特伯雷的关系—直维持到亨利八世下令解散隐修院之后。接下来的清教徒运动，莫尔爵士的族人更是唱着圣诗奔赴战场，直到1620年秋“五月花

号”启程前往美洲，该家族和宗教的关系依然亲近，不过，美国的百年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该家族人丁衰减，谱系寥寥。

威廉头衔不少：二战英雄、探险家、作家、古籍修缮专家等。据说对这些头衔，莫尔爵士先生一直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媒体各自视需要所封。其实，他在意的只有一个：探索者。他涉猎甚广，能力过人，正所谓可上天也可入地。他热爱翱翔天空，痴迷海底探索。他尤其体认“一滴水，一个宇宙”的含义。生活在比利时的半个世纪，他不仅参与《圣经》古籍、名师油画等文物的修缮，为《自然》和《国家地理》撰稿，还写下《鲨鱼和鲸鱼的追踪》及《水下原野》等著作。他甚至把一艘龙骨外露帆布褴褛的船骸从西班牙南部港口接回家中修复——至今，这艘古船依然威风凛凛地昂扬在莫尔爵士家庭院（本报曾作报道，1949年5月20日《美洲二战英雄携“挪亚”泊靠旧大陆》），关于这艘古船的去向，传说海洋博物馆有意接手，但威廉意向如何尚不知。值得赞叹的是，多年来他拍下了不少海底影像资料（其中对巨鲨和鲸鱼的追踪记录及研究资料尤其弥足珍贵），这些按他遗嘱赠送给海洋博物馆的资料，将作为海洋生态研究的文献永久保存，并为科学研究提供帮助。另外，据坊间传说，威廉多年前在异国出版有文学著作并引发评析热潮，但不知何故，至今不曾和本国读者见面。

威廉是本国富商卡尔·保罗的女婿，保罗的商业帝国涉及铸铁、皮革、服饰和瓷器等。保罗家族工艺精湛的马蹄铁和皮革在两次大战时期曾经极其辉煌，战后各国履行和平协定，军队裁员甚至逐渐消亡，因生意受影响而开辟了服饰及瓷器市场。据说，众多明星或达官贵人手腕上闪着钻石光芒的袖扣，便来自该家族的名师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莫尔爵士先生的贡献和威望，一些名流会聚的墓区如莱肯墓场等，有迎接他入驻的诚意，当然，这将听从于威廉先生的遗嘱，还有其亲属的意愿。葬礼日期另行通知。

卷一 缺页之书

这书，样子不厚，窄条的书脊似幅微型油画：火烧云和雾霭下的大洋，红彤彤、乌漆漆的，擎着帆布的这艘船倒是和家中庭院的古船近似。脊封多处损伤，书脊两头外翘，封皮脱落处，松懈毛化的里脊已然外露。看来，此书读者不少，它就夹在巴罗·怀特《叙述的迷幻与障碍》和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之间。

《双桅船》

〔比利时〕威廉·莫尔爵士

牛津大学出版社

没错，就它。

苏语看了看那边阅览室。冬日的阳光从格子方窗洒落，虽稀薄，看起来却暖洋洋的。拿了书就到那边读去。她想。她喜爱这个阅读环境。古雅壮实的建筑，圆顶穹隆一似罗马教堂的顶部，以致坐在旋形的阅览室里阅读，有神殿里圣日课上读经文的庄严感。这埋头的身影中，除了牛津的学生，不缺帝国时下声名显赫的诗人作家吧？想当年，穿梭在博德利和拉尔克利夫之间的拜伦，没等来地表下广阔的书海迷宫就在奔波劳累中过早夭折了；王尔德则是名副其实的弄潮儿，终其一生处于帝国盛世，据说，从圣三一学院毕业后辗转牛津的王尔德，其间深得黑格尔、达尔文及拉斐尔等人精髓，成其唯美之风。遗憾的是，一场同性恋惹来了牢狱之灾，尔后，别了大不列颠，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画上永恒的休止符之前，在巴黎结束流亡生涯，客死他乡。那年在拉雪兹墓场看到他满布唇印的墓碑，着实吁嘘不已。她倒是迷惑，似乎每次从博德利穿越神学院到了拉德克利夫，总会想起伍尔夫来。曾经的神殿，是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那是一个以高拔敞亮花窗、万千纤细线条及不规则几何图形构建的织锦，那瘦骨嶙峋的密密匝匝的肋骨——于地表下汹涌而起的洪流、万千旋律的交响，真是令视觉

感官舒畅无比！而顶部由无数嶙峋肋骨交错、拼接而成的一波波的规则的图案，以及缀于图案上由家族姓氏团成的方形雕花，则让人想起梭编蕾丝的图案来，格外规则，又格外纤柔精致。她惊叹人类竟能以坚硬如铁的方砖和灰浆造出如此纷繁的、美轮美奂的织锦，这种视建筑为艺术的追求，真可谓苦心孤诣。这座神的殿堂，多年后成为考试和演讲的场所。半个多世纪前，在牛津女子书院开设女权主义讲坛并频繁出入的伍尔夫，是否也在神殿里做过讲座？若然，她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盛装款款步上讲坛的样子该是多么尊贵优雅！那羊腿袖上婆婆的细纱褶皱，细高腰裙处剔透的蕾丝缎带以及荷花边，虽然隔了几个短暂的朝代，依然显着华丽辉煌——时至今日，一个处处为女权主义呐喊的女权主义者，她的穿戴，除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盛装还有哪一朝代的服饰可胜任呢？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相去甚远，而那莎士比亚那些戏剧舞台上的服饰，实在生硬古板了些。

苏语有瞬间的恍惚。威廉这本书跻身于技法研究类存库，似乎不对。藏馆的书莫不按了学科分类，再根据著者姓名头个字母排序，那么，该书的异位，是读者草率，还是馆员疏忽？难道是谁搞的恶作剧？之前，她站在文学藏馆的存柜，按著者名字寻找本著作所该出现的位置，在大写的“W”一栏，怎么也找不到写着威廉·莫尔爵士的书脊。她疑惑是自己浏览上的粗疏，或读者、馆员把书归位时出错，于是再自上而下地看一遍，大写的“W”和“M”里都没有威廉。最终，她不得不找馆员帮助。温柔的苏格兰女人问她，是诗歌还是小说？她抱歉说，不清楚。米歇尔听说藏馆里有威廉这样书，文体她也不得而知。Prose？馆员又问？她还是不清楚。散文的英文单词是prose，essay可是随笔可是散文，两者的区分如雌雄同体之物种，难断其性属。

谁想，一部文学著作竟被移花接木地移到这里了呢！

她伸出蟹钳般的两指，夹住书的脊骨外抽，霎时，哗啦作响，竟连同左边巴罗·怀特的《叙述的迷幻与障碍》一起带下，并发现异样：两书脊骨底部被锡片嵌一起！细窄窄的薄片，很软，颜色正好和脊骨底部色泽接近，难以察觉。正蹊跷，犹豫着是否该动手把锡片取下，巴罗著却哗然扇开，霎时，她看到内页中间短行排列的字，忙压住晃动的纸页，循着排行成阵的文字一行行读下，竟是威廉那首《致小丑鱼》——这诗，她不陌生。

水天一色 蔚蓝
 这面镜子
 照见波光下的幽暗之谷
 悬崖、陡峰、奔流迷雾
 海葵、水母、地衣
 一切如故 古老东方
 赤道横穿的大洋
 火烧云把峡谷照亮
 珊瑚礁上的红霞
 不是美杜莎^①的血
 触须间悠游的小丑鱼
 不知世间的地老天荒
 触手收进体腔的水螅
 正独自变成幼虫
 和绿藻离散的躯体
 终将在浮屑中斑白毁损
 变成骸骨之后 孤独的秃枝
 立于险峰 守望
 触手摇曳间的精灵

——威廉·莫尔爵士

这首诗安德烈用黑炭棒抄写在他书房一幅60cm×35cm的白纸上，以黑色细条方框镶装，仿似装裱入框后的书法，却莫名有了悼文的沉郁哀伤。看那黑色方框，会想起之前葬礼那立于棺槨上十字架旁的他的遗照。诗歌是安德烈不久前在威廉地窖书房的日记本里看到的，他一再给她朗诵。诗中画面如电影般清晰，海洋气息浓烈，明晰的海底地貌和生动的海洋生物把她带回海床的绮丽纷繁——哦，小丑鱼，那穿着红白袍子的精灵，她喜欢它大胖头两侧机灵澄澈的双眼，还

注①：又译为梅杜莎、墨杜萨，是希腊神话中女妖，戈尔贡三女妖之一，为双翼女人，满头蛇发，满口獠牙，青铜手爪，并有金色翅膀，任何直望她者必变成石像。

有那金灿灿光彩夺目的白色斑纹。莫非，它真做了威廉笔下精灵的化身？那么，如洛夫和外界所言，威廉是爱写诗的，他的诗看来立意不低，尽管因了神秘而隐晦，却能看出所设的隐喻象征。洛夫一直认为威廉是个极其深刻且“怀有远古的庄重和浪漫”之人。曾经，他每逢节日生辰，总收到威廉的诗图贺卡做礼物。威廉把贺卡图案以不同姿态的鹅羽设计得轻盈淡漠而美轮美奂，再用他那台古老的打字机在图案一旁啪啪啪排列诗行，再以鹅毛笔尖蘸墨署名——这一切，似乎要告诉他：灵魂主宰不了的生命，其实真的轻于鸿毛。尽管在后来的年月，电子邮件已然流行，威廉依然旧习不改。

苏语很快找到巴罗对威廉诗作的诠释——

……威廉诗中列举的海洋生物：海葵、珊瑚、绿藻、小丑鱼等，它们都属于海洋生物中较为特殊的种类，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雌雄同体，其次，从物种基因而言，它们都各怀“特技”却又各有欠缺，因而须依赖怀有“特技”的另一半提供帮助。这在海洋科学上叫互利共生。比如，珊瑚须寄生体内的虫黄藻提供的能源存活，虫黄藻依赖珊瑚对光线的调控和保护；海葵依赖带毒刺的触手保护小丑鱼不受别的鱼类攻击，小丑鱼则被海葵当作捕食其他生物的诱饵。可见海葵和小丑鱼不可分离，珊瑚和绿藻也不可分离，然而，作为具有共生基因特性的物种，藻可和珊瑚共生，同样也可和海葵共生。显然，作者在这里借这些生物隐喻人类之间的关系，共生在这里指的是个体之间因差异性而产生的精神依赖……诗人把大洋的壮阔归于太平洋的珊瑚礁上，以电影摄像师的镜头，以温柔疼痛的笔触，把读者带进一场情谊的生生不息……

诚然，威廉这首弥漫着海藻气息的诗，起初读起来是有些艰涩隐晦，不过，经巴罗这么一解释就变得明晰了。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女妖，长一头蓬杂蛇发，她的头颅被雅典娜砍下之后，喷溅的血沫把绿藻染成红珊瑚。小丑鱼和海葵相依为命，虫黄藻从来与珊瑚共生同呼吸，这些生物无一不是雌雄同体，这是强调？或者，还是隐喻？而，形消色殒后的骸骨，哪怕石化成秃枝，也要以雕塑的姿态，守望海葵和小丑鱼——这就是巴罗所说的“情谊的生生不息”？“火烧云”在这里似乎成了某种暗示了……那么，诗中的珊瑚、海葵、绿藻、小丑鱼都是从哪儿来的借隐呢？巴罗只是对它们彼此关系的纠缠有所影射，却没有对修辞之外所代表的现实进行追索和指认。都说诗是神巫之言，有如梵呗，难以解密。

也或者，和众多的诗人一样，威廉只是把瞬间的幻象写下罢了。他对海洋生物实在熟悉，大到蓝鲸，小到虾虎鱼，它们的习性、特质，他似乎无所不知。这些年，苏语也算看尽珊瑚的斑斓，却不知道它们的璀璨源自体内寄生的绿藻，而精灵般的小丑鱼在触须繁茂的海葵边寸步不离，竟也和生命休戚相关。

米歇尔之前一再提到《双桅船》中的一部象征派三幕剧和长诗，并强调她也想找来看看，拜托了朵拉，但朵拉同样无能为力。此刻，她就读到巴罗对剧本《蓝鲸之歌》的论述，擅长借题发挥的评论家们总是尽其所能，滔滔不绝，她倒是对下面一段若有所思：

……作为资深的潜水员，威廉为读者展现了如梦如幻的海底世界。传说他有过多破纪录的海底深潜，却拒绝任何水下运动比赛，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著中话剧《蓝鲸之歌》可谓点睛之笔，该剧以两个寻找蓝鲸的航海少年应邀参加了海洋住民（海底生物）一场关于战争的激烈辩论之后，一起寻找蓝鲸的故事。生物们的激辩，让人想起克劳塞维茨精彩的《战争论》，威廉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对于战争的立场吗？那么，作为一个曾经骁勇征战的军人，他对战争持什么态度，剧中措辞已然明确，而剧目更具备了启示的意味。作为关乎海洋生态的两种庞然大物——鲨鱼和蓝鲸，前者凶狠善战，后者则扮演着和平的角色……

说起来，巴罗·怀特这个名字她并不陌生。米歇尔不止一次和她提起这个人，据说是个心理学家，并长期从事文艺评论。这不，封面内页就有他的简历：巴罗·怀特，美前军官、神学家，从事文艺评论和心理学研究，是继弗洛伊德之后颇具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强调重返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和本我论说，曾参与DSM^①初版的书写与再版修订，后从事文艺批评，著有……那本全名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即DSM）的出版物，她粗略看过，尤其头版时通篇充满的reaction（反映行为）让她记忆深刻。眼下巴罗的这本书，内容暂且不论，但纸质甄选、装帧设计和装订都做得格外专业。原始的烟黄让硬朗的书封多了远古的质朴典雅，古色古香的典藏，内页纸质则稍软些，文字方阵之外的空白处，甚至书脊凹陷处的缝隙，四处呈线性牵引状的密集批注，笔迹纤细秀雅或粗放狂野，秀雅者看起来态度严谨，有小心翼翼偷偷摸摸但不得不发表意见的正义直率，狂放

注①：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是一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